



温梓川著

MG  
I226  
508

# 咖啡店的待女目錄

|    |       |     |
|----|-------|-----|
| 序一 | ..... | 章鐵民 |
| 序二 | ..... | 曹聚仁 |
| 序三 | ..... | 陳毓泰 |
| 序四 | ..... | 倪瓚  |
| 自序 | ..... | 作者  |
| 歌  | ..... | 一   |



|             |    |
|-------------|----|
| 永記着相逢時節的一刹那 | 三  |
| 咖啡店的侍女      | 六  |
| 我佇立在颯颯凄風前惆悵 | 八  |
| 凋殘了的玫瑰      | 一一 |
| 別檳榔嶼        | 一三 |
| 悲憤的歌曲       | 一五 |
| 海濱          | 一七 |
| 別離吟         | 二七 |
| 悵惘          | 三〇 |
| 懷           | 三六 |

|              |    |
|--------------|----|
| 寄給一個不相識的賣唱女郎 | 三九 |
| 深夜裏的寒笛       | 四二 |
| 幻夢的追求        | 四六 |
| 贈            | 四九 |
| 短句一          | 五三 |
| 古廟           | 五五 |
| 熱鬧的人間        | 五八 |
| 飄渺的夢         | 六一 |
| 無題曲          | 六四 |
| 西湖小詩         | 六八 |

|          |    |
|----------|----|
| 小詩一束     | 七二 |
| 春夜小曲     | 七四 |
| 僅僅是一度的相逢 | 七六 |
| 短句二      | 七九 |
| 無題三首     | 八一 |
| 我愛你的     | 八四 |
| 悼——      | 八六 |
| 獻        | 八九 |
| 失題       | 九一 |
| 愛之歌頌     | 九三 |

|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|-----|
| 「野有死麕」的翻譯 | 九八  |
| 送友東渡      | 一〇〇 |
| 失戀後的心曲    | 一〇三 |
| 我跪在落花窗前   | 一〇六 |
| 懺悔        | 一〇九 |

## 序 一

我是一個學詩未成去而不知學什麼的人。但我仍舊喜歡唸詩，尤其是自己感着心底裏十分空虛的時候，就非尋出詩來哼哼不可了。不特有韻詩常常被我大哼，就是波特拉耳式的散文詩也會被我哼成惡之花調的。最可笑的是我之對於詩是始於哼而終於哼的。凡是合味的詩，我哼了又哼，甚至於五哼六哼，甚至於十哼百哼；不合味的詩，至

多是一哼，有時祇半哼。然而在哼以外，我便一無所有了。我還沒有得着一柄量詩的尺去量詩的美醜和好壞，所以我不是批評家；我也不會尋出自己本能上的偏嗜來，我說不出那一派那家的詩於我是最相宜的，所謂婉約哪，豪放哪，沖淡哪，豔麗哪，酒與女子哪，血與劍哪，……在我看來，都無所軒輊，所以我還不能算是一個有眼光的玩味家，也許我祇是一個盲目的哼詩的人吧。我不願幫助那一派去消滅其他各派。如果某一派的詩佔領了文壇的全部，我以為未免太單調了；這派的詩人和批評家也許會高奏凱歌以鳴其勝利，但對於和我相像的哼詩的人是很不利的



，有如被迫着只許吃楊梅而不許吃荔枝一樣。

然而我的口味並非廣泛到沒有範圍。我不愛雅頌而愛國風，不愛漢賦而愛樂府，不愛試帖詩而愛宋詞愛元曲：不愛青年人模倣李白杜甫所寫的假唐詩，而愛他們的白話新詩。

爲了口味的關係，所以我熱望着新詩的繁盛，並且感着近年來新詩的收獲太貧乏了。我幾乎忍不住要踏宋人的覆轍而去掘新詩的苗了！我以爲至少也該讓新詩自由發展。但是偶然睜開眼睛看看，却發現了不少的怪物在踐踏詩苗。他們用了道德，禮教和功利主義將新詩拘束起來，他

們把公安局的職務統統擱在文藝身上。他們自然是白費心思的，然而新詩之所以遲遲發育，也許不是無因的吧。

國木田獨步的「少年的悲哀」一文是這樣開端的：

『少年的歡喜倘是詩，少年的悲哀也是詩。宿在

自然的心裏的歡喜若是可歌的，那在自然的心裏低語的悲哀也是可歌的了。』（依周作人先生譯）

我每次哼了上面的文句，便覺得眼前比較的寬闊而光明了。我雖然知道自己不是一個能夠放情地唱出自己的生命的天才，但我總十分希望我的青年朋友們能夠放情地在唱，歡喜歡也好，悲哀也好，超乎歡喜悲哀以上的也好。

梓川先生便是相當於我的希望的一位青年朋友。他將近年所做的新詩編成一本咖啡店的侍女交給我，要我寫些什麼在上面。我哼了又哼，覺得很合我的口味。我怕我的鈍錐兒裏鑽不出相宜的話來，所以躊躇又躊躇。但我在哼過他的清麗玲瓏的新詩之後，終於不能不介紹給一般口味相投的朋友。

章鐵民十七年九月一日在真如。



## 序· 一

這無疑地是些戀愛的詩歌了。

雖然同處在人間，而感情之不相同，有時竟比相隔數世紀或千萬里還要厲害。在這個圈子裏，把戀愛認為青年人的權利，對於納妾嫖妓則認為無恥的惡行；而在那個圈子裏，公開地納妾嫖妓，對於青年講戀愛倒非常疾首痛心；精神不相一致如此，自然對於戀愛詩的評價也有天淵之

別了。

我雖已踏進落寞的中年門闕，少年的夢影依然濃密地印在心頭，自問還不至醜得那樣地步；一方面正在謾罵青年講戀愛，一方面却又積極去佔領「小家碧玉」，所以溫君「來吧，女郎，我心愛的女郎，請你聽一曲歡快的歌唱！」的情緒，也自問還能了然於懷的。

戀愛是一切詩歌的源泉，也是一切藝術長成的必然途徑；這話固不是那些低能兒所能了解，而事實如此，是內容掩沒的。取證不必待遠，柳永以前那些詞家，卽如歐陽修是一代儒宗，他的詞還是離不了「弄筆偎人久，描花試

手初，等閒妨了綉工夫，笑問雙鴛鴦字怎生書。」，「水晶雙枕，傍有墮釵橫」那些側艷之詞。要是宇宙間把這個愛字去掉，真不知要減掉了多少光彩，痿敗了多少藝之花！

所以，我對於溫君以戀愛來入詩，那是無間然的。小亞細亞有一首民歌，叫做「唉唉醫生啊」，其中說：『我害的是愛情的病，這個病是沒有法兒醫治的！你把你耳朵貼在我心上，你可以聽得見我心坎裏每一個搏動都在呼喚我的愛人哩』，戀愛是青年的光榮，青年的權利，那隻烏鴉配得上來多嘴呢！？

至於，詩的本身，有鐵民兄的序文在，我不多說了。  
一九二九，九，六。曹聚仁



## 序 三

灰色的人生，灰色的人生！這是多麼令人聽了沮喪的  
言辭呀！真的，生在二十世紀末的人們，尤其是我們中國  
人，頻年的干戈，怎不使我們必灰意懶。天賦以富豐的情  
感，底過敏神經，詩人們，所預感的人生，當然脫不了灰  
色的侵染的。梓川君，我的朋友，作了一集「咖啡店的待  
女」，他底熱情的奔放，真是無以復加了。可是集里的，

要是一翻開來，我們所發現的辭句，大都是憤世疾俗的。  
一片荒涼淒冷的景物，急速地就顯現在我們的眼前了。

你聽他唱：

人生的過程好像是在做飄渺的夢，

籠罩着的是一個渺渺茫茫的愁網；

一切是懵懂一切在逃亡，

觸目的都是輕薄和驕狂！

.....

.....



在盛年的時期，可是他的腦筋底所受的刺戟，八十老翁的長期底經驗，也難勝過他底剌那的一觸！雖然這種滿含着灰色的色彩的詩觸目皆是，總之是樂觀者所不及目的。

詩府風格，可以隨人創造的。要是死守一格，那就不成其爲詩了，作者的這本「咖啡店的侍女」有一種特色，就是詩中譜以戀歌。這種風格，在我看來，是別有風味的。他這樣寫着：

.....

聽，你聽，這悠揚的內的歌聲！  
聽，你聽，這充滿凄冷的色槽！

.....

親耶羅然是細膩體貼，  
怎比得夜來耶的溫柔？

繩不是一條或兩條，  
乾燥的繩我可把他斷了；  
多情耶雖然多着哩，  
但並沒像耶那般消魂的了。

清晨的露珠，





昔日的荒島

血和淚 做成了 今日的樂園

無名的英雄

支那人 永葬在 瘴霧與蠻煙

崩破了的海峽

湧不盡 寂寞的怒潮

新猶太人的悲哀

誰與訴——故國遠迢迢



這種熱烈的悲憤，我們底親愛的國內朋友，曾有夢寐到否？呵，我們將何爲力？

好了，費話真說得不少了，讀者當然能夠寬恕我底所有的囉嗦的吧？不過，我真誠地敢介紹這集給讀者們，那是值得一看的。

末了還請我們的詩人梓川君恕我佔了這許多寶貴的詩集底紙張，大大地把污點裝上了這白白的紙張。

陳毓泰 一九二九，九，四日子夾籠中，



## 序 四

梓川是一位喜歡研究詩歌的青年，舉凡最近出版的各種新詩歌集，他總愛好買來閱讀，所以他的書櫥中，詩歌的集本要比小說書本多。因為他喜歡做詩，所以我們一羣在平時談話中，往往稱他爲「溫詩人！」

梓川時常對我說：『做小說苦，而做詩更苦！』這真是做詩者的好口供，因為詩人有說不出的苦悶呵！

讀完了這集「咖啡店的侍女」後，我們就可以明白作者的內心多麼苦悶！情感多麼熱烈！描寫多麼深刻！換言之：就是從他的內心苦悶中，掀起了那熱烈的情感，添繡了那藝術的深切描寫，才織成這集動人的「咖啡店的侍女」詩集。因為作者是南洋人，所以有幾首詩，十足的帶着南洋固有的特殊風味，爲我們所愛讀的。

在時代的血輪輾轉下的中國青年，總脫不了生活尖銳化的壓迫，「咖啡店的侍女」的作者當然不能例外。所以他要悲哀了！從悲哀的歷程情緒中，他寫成了這集「咖啡店的侍女」當他寫完給我看時，曾對我說：「老倪！今後

，我不能再寫詩了！』我默然不響片刻，最後才吐出這麼幾句——

『好友！努力！請繼續再寫一集給我們讀吧！』

倪 瑾 九月二日夜於羅宅樓上



## 自序

在看完了我的朋友們「捧」我的話之後，還請讀者諸君恕我再來說幾句自己要說的話：

數年來到處漂泊，在漂泊的生涯裏，有時心境稍閒，偶爾寫些詩消遣消遣，出版的野心，在當時實在不敢夢想到，雖然我是天天在做夢；像這樣不成熟的東西，拿出來騙讀者的錢，於良心上實在過不去的。現在，爲了沒有錢

好用，拿出來騙幾詩錢用用，這却是實在話。

我是個慣於漂泊的人，而且也很喜歡夢幻。有人說，做假的人，是在幻夢裏過生活的。我也承認這句話。但，我在夢幻裏寫下這些詩，却都是些無病呻吟的東西，熱情在裏面是找不到的。詩的背景，有大部分是謠言，不足以深信的。

去年汪靜之先生在雜誌上，時常看見我發表了不少的歪詩，他却大加讚賞，說是真情流露之作，這些話真使我汗流浹背，面紅耳赤。但，我彙集成這一小冊的詩歌，交由汪靜之先生去選定，都是受了汪先生的一番熱誠的鼓勵



，全書除刪去寄母以及其他的翻譯詩數首之外，至於其餘近作的，也都收集在裏面。

此外蒙汪靜之先生費了不少精神和時間，在教書之餘，居然爲我選詩：章鐵民曹聚仁陳毓泰倪瓚諸先生在百忙中爲我寫序文，女友黃同珍鍾雪如兩君給我幫了不少忙，以及世界文藝書社的盛意，爲我出版，均在此用十三分的熱誠致謝！

作者于冷宮一九二九，十月，三日。



## 歌

哦，青春的薔薇在嬌羞，

美滿的桂花在芬芳，

但是那爲我摧殘的長春藤呵，

早已枯萎在牠過了的時光！

哦，紫羅蘭在青春的墳塋深葬，

海峽的崩毀是失去了怒潮的嘯蕩；  
任我回味那酸辛的別離罷，  
趁着伊人還未衰老的時光。

## 永記着相逢時節的一剎那

倘若Cupid之箭沒有放射着我的心窩，  
怎湧得起久已沉靜的熱血與淚波？

倘若我的心頭受了Cupid放射的情箭的重創，  
我將要長久的死去倚靠着你的苗條的身傍。

倘若你熱血與酸淚也好像怒潮般滔滔，  
我願長吮吸着聊博你的青眼與嫣然一笑！

我私自把你的笑顏與音容攝入了我的心窩，  
於是我得敬聆着你譜就的一曲同情的淚歌。

我對你只有願誠懇祈求的虔心，  
願你接受了這渺小生命的微音。

你不接收這毀滅了的生命之幽靈，

我也燃不起消熄了的青春之熱情。

當時你的倩影呀而今在我早已消逝了，奈何！  
我長此唯有永記着那度相逢時節的一剎那。

一九二八，九，四，與Y久別重逢于上海後三日草，

## 咖啡店的侍女

你水盈盈醉人的眼波頻送着你青春的煩愁，  
你謹慎捧着那玉壺瓊漿用着你圓滑的纖手；  
呀，僅僅一杯淡淡的紅色咖啡，  
我已嘗得是淚海酸波釀成的苦酒！

咖啡中無端攝入了你的倩影，



我也無端地把牠灌入了我的迴腸。

啊，醉人的苦酒，悶人的苦酒呀！

我消沉已久的心情竟給你湧起了小小的波浪。

## 我佇立在颯颯淒風前惆悵

我佇立在颯颯淒風前惆悵，  
唧唧的秋蟲不住哀吟悲曲，  
我不禁翹首雲天想起了往事，  
好像墮入了五里霧中般渺茫。

啊，姑娘，我們的情緒好像層波與海鷗一樣，

青春的熱血又好像太平洋水般盪漾；

我夢裏和你惆悵在颯颯淒風前，

醒來相見，我祇會臉色緋紅，祇能默默無聲響。

而今死去了的柔情纏不着我的心房，

久已沉靜的熱血再也湧不起輕微的波浪，

啊，姑娘，前情往事的不堪重憶，

還是付與唧唧秋蟲去哀吟悲唱。

我好像墮入了五里霧中般渺茫，

我一副百結的愁腸，既悲痛又悽愴；  
而今也無此幽情逸緻的心琴，  
撥弄着幾句令人難懂的聲響。

而今再也無此幽情逸緻的心琴，  
撥弄着幾句令人難懂的聲響；  
我一副百結的愁腸，又悲痛又悽愴，  
我祇有佇立在飄颻淒風前惆悵！

一九二八，九，二日午後。

## 凋殘了的玫瑰

你消逝了的生命付與流水飄散，

你最可惜的青春却被東風無端摧殘；

啊，我期待着你未來的光榮日子，

便是少女過了的青春永不再來還！

你片片的花瓣已敗褪了媚人欲醉的淺紅，

你那有刺而枯乾了的苗條身軀，  
再也引不起處女的青睞與芳唇，  
可憐喲，你那喪失了的寶貴青春！

哦哦，凋殘了的玫瑰，  
而今你的媚態再也不值得令人消魂，  
最可憐你那飄零了的落英，  
是姑娘辜負了你可愛的青春？

一九二，八，廿七。

## 別檳榔嶼

昔日蠻烟瘴霧的荒土，  
成了今日美麗的椰花海島；  
誰是功高勞苦的創造者？  
那夕陽也羞對古城低頭了。  
噯！美麗的清秀的檳榔嶼，

我難忘你的溫香的你的細膩；  
你的一切啊繫不住我的身，  
却纏繞着我那失去了的心！

一九二七年春于將遠離檳榔的N丸上



## 悲憤的歌曲

給在南洋的支那人

椰樹蕭蕭，

蕉影飄搖，

何處來的悲憤的歌曲，

淒淒 冷冷 斷斷 續續。

昔日的荒島，

血和淚，做成了，今日的樂園。

無名的英雄，

支那人，永葬在，瘴霧與蠻烟。

崩毀了的海峽，

湧不盡，寂寞的怒潮，

新猶太人的哀怨，

誰與訴——故國遠迢迢！

一九二七年春在火一般的熱帶作

## 海濱

哦！這迷人的異國情調！

哦！這醉人的南島風情！

椰林羞對嬌艷的夕照，

我忘不了我心落在這海濱。

我曾在寂寞的海濱上徘徊，

我眷戀着馬來歌的淒哀；  
哦，每當殘陽照透了叢林，  
我的心不住低唱着歸去來。

馬來歌是這般的婉轉動人，  
歌喉是這般的充滿了淒情。  
聽，你這個失去了心的浪子呀，  
是否要向着亡國的歌聲裏追尋？

歌聲是這般地由遠而近了，

爲什麼脫不了肉的歌調？

哦，你這飄泊無定的浪子，

還有什麼寂寞憂傷和煩惱？

聽，你聽，這悠揚的肉的歌聲！  
聽，你聽，這充滿淒冷的色情！

， ， ，  
， ， ，  
， ， ，  
， ， ，  
， ， ，  
， ， ，  
， ， ，



但並沒像郎那般消魂的了，

清晨的露珠，

遇見了太陽便要消逝；

還是盡情地相愛吧！

你我的生命也是短短的。

我聽了我不知我心之所在，

我胸中的熱情恣恣地澎湃，

我不由自主地瘋了狂了，

呵，從今我的一切是死的了。

當我體貼着她細膩的酥胸，  
生命之流都消失在一剎那中；  
當我嘴接着她含情的櫻唇，  
把我摟抱得緊緊的你，愛神！

你懷春的南國妙齡女郎，  
你的歌喉攝住了我的流浪，  
你的熱情炙壞了我的足趾，



令我無端地勾留在炎荒。

我的命運不任我逍遙，  
我又怎能不和你別了？

南國的女郎呵，女郎，  
我流浪，流浪，流浪：

但我忘不了棕櫚下的女郎，  
我忘不了椰林叢中的歌唱；  
我忘不了你這海濱的故人，

忘不了忘不了心頭的人影。

我留下足跡在棕櫚與椰林，  
我留下美滿在拍水的灘頭，  
我留下歡夢在夕照的海濱，  
這浮影教我來生尋來生尋。

而今歌聲隱約猶在耳際，  
那人兒不知漂落在那裏？  
呵，我心沉淪我心沉淪，

沉淪在炎荒的肉的歌中。

呵，我心沉淪我心沉淪，

沉淪在炎荒的肉的歌中，

但伊人不知漂落在何方？

而今贏得海灘上臥聽夜潮歌唱。

我曾在寂寞的海濱上徘徊，

我看戀着馬來歌的淒哀；

哦，每當殘陽照透了叢林，

我的心不住低唱着歸去來。

哦！這迷人的異國情調！

哦！這醉人的南島風情！

椰林羞對嬌豔的夕照，

我忘不了我心落在海濱。

一九二七春于檳榔嶼新春潮館。

## 別離吟

姑娘，我們數年的聚首，

今朝竟似勞燕各向東西；

你也不必挑起你綿綿的煩愁，

呵，這正是人生的一場苦趣。

別了，別了，我最親愛的朋友，

在棕櫚椰林的高歌嘔吟，  
在檳榔山上的共同遨遊，  
已往的幻夢還是給我帶去長征。

說不盡說不盡的別緒離愁，  
還是付與東風吹化爲烏有；  
人生的聚散，人生的聚散呀，  
又何異落花殘紅在水上飄浮？

試問人世裏有否不凋的薔薇？

試問人世裏有否不斷的藕絲。

我雖然不能和你時時在一起，

我的魂夢却還時時繚繞着你。

此詩爲一九二七年春留別南洋某女友而作，全詩原有十六節，今重檢舊稿，祇存四節而已

## 悵 悵

我從悵悵之鄉煩惱地歸來，

我只帶着那失意的悲哀，

那往日心旌上柔和的愉快微笑，

而今都成熄滅了的火焰的死灰。

我記起記起了悵悵之鄉，



牠有給人予咨嗟的愁情，  
牠有給人所未有的凄愴。

牠好像是個渺無人煙的寂寞荒島，  
牠有人世裏所無的走獸飛禽在幽怨，  
牠有千岩萬壑般的狂波怒潮在哀號。

牠有的是愁煞人的陰雨冷風，  
好像凶鬼在空谷凄咽的哀音；  
又好像僵尸嘶啞的慘痛哭聲；

牠有的是那驚人的洪水泛濫，  
好像沙場上萬馬奔騰般衝來，  
浩浩蕩蕩像要將危崖峭壁沖淹。

.....

.....

.....

.....

.....  
.....

人世裏所有的絕妙心琴，  
人世裏所有的懽愉微笑，  
在這裏一點都難得追尋。

牠那裏懽快的微笑，  
——是失意的號叫，  
牠那裏美滿的心琴，

——是咨嗟的哀音。

.....

.....

.....

.....

我記起記起了悵惘之鄉，

牠所有給我的，是這樣寂寞的心琴，

牠所有給我的，是這樣咨嗟的悽愴。

我從悵惘之鄉煩惱地歸來，

我只帶着失意的悲哀，

那往日心旌上柔和的愉快微笑，

而今都成熄滅了的火焰的死灰。

一九二七初秋于廣州

## 懷 ——

當我聽見窗外細雨打梨花的聲響，  
我便憶起椰風蕉影下的南國姑娘。

在簷前燕子的笑語呢喃的黃昏，  
呵，你在棕櫚叢裏飄蕩着的衣裙。

多情的海鷗無端地在浪花上盤旋，  
好似我失去的夢魂在千里外飛翔。

當我接着你遙寄我的桃色的雲箋，  
我覺得在吻着你純潔的芳心片片。

瑩瑩的白燭孤凄地流着清淚，  
你的心花呀切莫爲了相思憔悴。

我寂寞的旅心飄落在千里外的異鄉，

好似深夜裏的冷月沒落在無底深潭。

一九二七于廈門



## 寄給一個不相識的賣唱女郎

我不盼望你把青春葬入墳塋，  
給殉情者在墓底狂舞與歡欣。

我不盼望你把青春墜落混濁的愛河，  
情波的洶湧呀足使你高唱生命的哀歌。

我不盼望你的青春比晶瑩的月兒光明，  
牠有圓缺的循環而你去了的青春永不再生！

我盼望着你的芳唇去密吻着苦杯。  
牠呀能滋潤你生命之苗生命之愛。

我盼望你是一朵凋殘了的薔薇，  
倘使你的一切在灰心冷意——  
願東風把你這可憐的落花喇，  
吹葬在飄渺的靈魂的聖地！

我盼望你不再把清歌輕彈，

你的情懷是溫柔得如海鷗般——

你的嬌聲呀我永不願再聽，

願你的嬌聲永逝在波濤裏來還。

十九二八，八，十二蘇州之夜。

## 深夜裏的寒笛

朔風吹來了一聲聲寒人的羌笛，

驚醒了在溫夢酣眠裏的閩人；

呵，是催人別離的斷腸悲曲？

是沙場裏無名英雄的哭聲。

這悠悠漫漫的寂寞的長夜，

無端地被這哀怨的笛聲紛擾，  
那沉睡了的空谷與悲嘆的海峽，  
都漸漸地爲牠破夢驚回與號叫

深幽黝暗的層密茂林，  
棲息着不少走獸飛禽；  
呵，那聲聲寒人的羌笛，  
却從遠方到這裏呻吟。

你那一聲聲悲天憫人的哀怨淒咽。

太陽聽了深躲往在靄黯的白雲，  
山風聽了屏息了偉大的呼吸，  
於是宇宙便好似快要消滅殞滅。

你奏出一片片幽情的歌音，  
好像詩人深夜在海灘上行吟；  
又好像良夜裏情侶的笑語溫存，  
啊，寂寞的遊子只有仰天長嘆合拍着心琴。

你這如西北風般凜冽寒人的羌笛，

你是挑起宇宙的悲哀悵惘和失意的神明，  
正在倚閭盼望着遊子歸來的母親呀，  
爲你寸斷了迴腸撥動了牠悵惘的弦音。

哦，你這慘淡人間的化身，

你應無聲無息地毀滅了你的生靈；  
願你長埋在沙場的白骨叢裏，

永不再見悠久的蒼天與日月星辰。

## 幻夢的追求

死去了的柔情密喚着沉醉的青春，

縷縷的愁絲纏繞着她輕盈的一顰，

呵我心胸的愛焰狂烈地沸滾沖騰，

我這軟朽了的幽靈也希望有新生？

我這軟朽了的幽靈也希望 新生？



遙想沉緬在金迷紙醉的青春熱情，  
正在長吻着那胭脂般鮮豔的紅唇，

我的美滿我的美滿可憐從此消沉！

我的美滿我的美滿可憐從此消沉！

昔日深印在我碎心的倩影亭亭，

而今好像已被那渺茫的黑影犧牲，

教我何處去彌補何處去追尋？

教我何處去彌補何處去追尋？

我祇會在黑暗中摸索幽靈的墳塋，  
那凄冷的心弦淒咽着無限哀婉的悲愁，

飄飄欲仙的熱情呀仍在做幻夢的追求。

飄飄欲仙的熱情呀仍在做幻夢的追求，

你心胸吐出的祇是萬彙中的一縷煩愁，

那落花隨着春水滾滾流去了的時光呀，

便是煩愁迷惘苦悶籠罩着心情的時候！

## 贈

來吧，女郎，我心愛的女郎！  
請你聽着我一曲歡快的歌唱：

倘若，我摘了那憔悴的玫瑰，  
是伊人所化成；  
我無論如何不愛牠，

都要把牠插進我的心瓶。

倘若那裝滿了葡萄的玉杯，

是伊人的化身；

我無論如何不傾飲，

都要把牠滋潤我的焦唇，

倘若園丁播種的快樂種子，

是伊人的心房；

我寧願辛辛苦苦呀，

絞盡我的血和淚去培養，

倘若西子湖裏激盪的碧波，

是伊人的櫻唇；

我寧願化成了小艇，

時時都令我蕩動了靈魂！

要是伊收回了愛苗，

我那充滿愉快的心；

將要永久感到寂寞，

要永久得不到安寧。

來吧，女郎，我心愛的愛人！  
請你別忘了我這心頭的歌聲！

## 短句一

簷前燕子的沈吟，

不知籬內的梨花爲牠飄零多少！

那片片繚繞飛飄的桃花，

又帶去了如許的青春了！

在枕邊聽得夜雨的浙瀝，  
幾疑是伊人喚我的嬌音。

被東風吹皺了的春水，  
恰似她那令我迷戀的笑渦呵。



## 古廟

暗淡的夕陽斜照着門扉深鎖的古廡，  
庵前魁梧的古桐棲着幾隻冷落的暮鴉；  
牠，牠們引吭高歌着的哀聲，  
調替了那久已消沉了的梵音。

遙想當年香煙裊裊地繚繞着佛堂，

善男信女如雲呀馬龍車水在你門前喧攘；  
寺僧也時時對你擊鼓鳴鐘口念彌陀，  
而今祇落得黝黑幽深的佛堂，  
再不聞見那梵鐘與縷縷的煙香，

曩日三寶殿前閃光的寺鐘，  
久不見寺僧依時敲打；  
而今被灰塵密罩着的佛堂，  
莊嚴的佛堂呀也不像當日雍容與滿面春風，  
黯然地露出一絲絲的慘哭與悲容。

剎那間夕陽向西山消散，  
大地頓陷入了黑暗的搖盪，  
晚鶉的歌聲仍不斷地替代寂寞的梵鐘，  
呀這彷彿是被微雲輕霧深鎖着的蕭寺寒山，

## 熱鬧的人間

我不知何年何月何日何時，

被薰風吹落在熱鬧的人間，

我也想不到來時是悲鴻，

抑是那悲秋的哀雁？

熱鬧的人間充滿了肉慾貓笑和陰險，

我那美滿的青春都被那些惡魔摧殘，

可是嚙心靈上雖辱受了無限的慘痛，  
而肉體却優游在熱鬧的人間。

醇酒，美人，和金錢，  
是宇宙的海闊和天空；  
青春的喪失在懵懂，  
心靈的浪費在熱鬧的人間，  
人生呀是神祕？是虛玄？

宇宙充塞了一切的欺詐的愛戀

惡魔更殘酷地向着我夢魂放射刻毒的冷箭，  
一切悲哀惆悵煩愁和無限慘痛，  
不住地侵略我的生命霸佔我的心弦，  
而今呀我感覺到我的生命我的心弦，  
都失落在那醉生夢死的熱鬧的人間。

我不知何年何月何日何時，  
被薰風吹落在熱鬧的人間，  
我也想不到來時是悲鴻，  
抑是那悲秋的哀雁？

## 飄渺的夢

人生的過程好像是在做飄渺的夢，  
籠罩着的是一個渺渺茫茫的愁網；  
一切是懵懂一切在逃亡。  
觸目的都是輕薄和驕狂！

人生的過程好像是在做飄渺的夢，

醇酒與美人啊是猶惡的豺狼，  
牠把你整個地吸吮把你當作馴服了的羔羊，  
使你忍受了無限的屈辱，  
使你勞勞碌碌地趨蹌。

人生的過程好像是在做飄渺的夢，  
又像那無涯的大海和遼闊的天空，  
富貴榮華何嘗不是衰草和殘紅？  
唯有我的心啊是苦悶和悲痛！



人生的過程好像是在做飄渺的夢，  
籠罩着的是一個渺渺茫茫的愁網；  
一切是懵懂一切在逃亡，  
觸目的是那些行尸走肉呀輕薄和驕狂！

一九二八，六，五，于普陀山裏。

## 無題曲

女郎，我把你送給我的愛苗，

化成了一支精緻的短簫；

我常常把牠藏在懷裏，

獨上山頭吹出我的寂寥。

女郎，我把你送給我的坎坷，

譜成了一曲醉人的戀歌，  
我把牠常常翻開吟唱，

好教牠蕩動了我的心波。

女郎，我把你送給我的煩愁，

釀成了紅美的葡萄酒；

我把牠常澆我的心，

呵，金樽無時不在手！

女郎，我把你留下的艷影珊珊，

當作了濃郁溫香的甘露般，

澆灑在我靈魂的聖地，

——種了純潔之花的心板！

女郎，我把你留下的笑渦，

當作了春水裏的柔波；

我願長此沉淪沉淪，

聽你唱悅耳的送葬歌。

女郎，我把你留下的微笑，

當作了舞女婀娜的纖腰；

在我摟抱時的一剎那，

呵，我的靈魂都消失了！

一九二九年一月七日

## 西湖小詩

### (一) 笑的西湖

堤畔楊柳笑對湖濱溫情，  
湖水因了楊柳的媚娥娉婷，  
連湖心也醉得波平如鏡。

(二) 曼殊墓畔

孤山凄然，  
湖水一片；  
只是夕陽紅上了柳條，  
無知的燕子却爲牠環繞。

(三) 蘇堤春曉

楊柳輕拂着湖水，

孤舟密吻着堤邊；  
堤上絡繹的遊春的人們嘯，  
你會檢點了多少艷麗的春意。

(四)三潭印月

滿臉春愁的碧綠的湖水，  
倒影着傷春似的三潭印月；  
那迤邐的曲徑嚮，  
却不斷地密吻着遊春人的足跡。



(五) 西湖夜色

春的夜色重重，

湖上的月影朦朧；

可是那矗立的保俶嶺，

正如我那酣睡了的魂夢。

一九二八，春色正濃時  
流浪於西子湖邊。

## 小詩一束

假使我是一匹駱駝，

我將在廣漠無垠的沙漠上奔跑，

雖然那裏儘是寂寞悲哀和惆悵，

我更要努力去找我生命的水草。

一條潺潺的溪水在流着，

溪邊無人到處長滿了葦蘆；  
葦蘆受了輕風的揉撫，  
不住地俯首向溪水狂吻。

南國的人們呵，  
你們莫唱韓國之歌，  
你們莫奏馬來之調，  
明月已對着雲兒憔悴了。

## 春夜小曲

當紫羅蘭發出芬芳的微笑，  
呵，這是難再的時候，人們！  
切莫辜負了這剎那的春宵。

月色與星光是這般灼灼耀耀，  
溫清的人們是何等體貼逍遙，

唯我在臥聽泣血的杜鵑哀叫。

而今大地將滿佈着可愛的朝暉，  
愛巢裏的人們呀倦眼還未朦朧，  
我悵惘地候伊怎麼仍未見相逢？

一九二九，三，末，春宵舞後。

## 僅僅是一度的相逢

僅僅是一度的相逢，  
熱情便炙上我的心胸，  
真悔呀多這一次的相逢。

姑娘！請恕我是個多情種，  
僅僅是一度的相逢，

便挑起我無限的熱愛情衷。

許是又在夢境裏——

得見着你穿了桃色的帶裙，

夢裏的相逢呀，可是你？

你的音容時在我耳邊繚繞，

你的微笑替代了歡樂調，

呵，我又爲着迷夢奔波了。

姑娘，我要請你停留小住，  
我要給你聽我唱的敘衷曲；  
你知道嗎我的魂夢全爲了你追逐？

僅僅是一度的相逢，  
熱情便炙上我的心胸，  
真悔呀多這一次的相逢。



## 短句二

每當她在夕陽橋畔浣衣，  
我總偷偷地望着她水裏的影子。

南國的妙齡女郎呵，  
你愛我何必羞答答地；  
你水汪汪的明眸，

却緊緊 向着我示意。

娓娓動人的戀歌，  
把我百結的迴腸都溶化了呵。

蛙聲的淒其，  
好似在惋惜春深了！

汽笛的聲聲裏，  
載滿了無數的旅愁。

## 無題二首

(一)

一綫殘暉斜照着珠簾，  
春風輕送着楊柳曼舞的歌聲；  
簷前的燕子也無端地低語喃喃，  
無限的愁情呀凝住了她的芳心。

(二)

輕風帶着春寒踱過了半掩的珠門，  
午夢酣眠呀却被無情的風雨怒打芭蕉驚醒；  
她，她獨自憑欄悵惘地遙望着：  
鴻雁曾帶到檀郎的別後音信？

(三)

樓外的桃花飄落片片，

杜鵑在花陰哀怨聲聲；

枕上紅綾却沾了點點的思想淚，

沁透了她充滿了閒情的心境。

一九二七年冬于廈門

## 我愛你的

我愛你的秋波流盼，  
我愛你的眉兒彎彎，  
我愛你的檳榔香齒，  
我更愛你步武珊珊。  
我愛你的奶兒豐潤，

我愛你醉人的酥胸；  
姑娘！我一切的苦悶，  
消盡在這葡萄的金樽。

我愛你的靨臉秀麗，  
我愛你纖細的玉臂，  
我愛你圓滑的腰肢，  
姑娘莫拒絕我愛你。

一九二六年于星架坡

悼  
—

(一)

啊，我長埋在墳塋裏的故人！  
我們從今便無期再敘衷情。

同是這樣的月色晶瑩，



同是這樣的午夜更深，  
在這微弱的燈光下——  
竟少去了一個酒杯一個人影。

啊，我深葬在墳塋裏的故人！  
我將引起無限的悲酸的淒情。

(11)

啊，我在墳塋裏長眠的故人！

我仰首問蒼天熱淚呀已沾襟。

已往的幻夢美景，

已往的歡樂幻影，

原不過是曇花一現，

然而你的墓道呀已長草青青。

啊，我在墳塋裏安息的故人！

我而今把譜就的薤露曲憑弔你的英靈。

一九二九，四，十，夜深。

## 獻

我  
心  
胸  
纏  
住  
了  
一  
條  
熱  
愛  
長  
絲  
，  
熱  
愛  
的  
長  
絲  
真  
把  
我  
纏  
得  
苦  
透  
：  
我  
想  
把  
牠  
呈  
獻  
給  
我  
愛  
的  
女  
王  
，  
可  
是  
我  
又  
不  
敢  
輕  
易  
向  
她  
開  
口  
。

我  
把  
熱  
愛  
的  
長  
絲  
獻  
給  
了  
她  
，

假如她胆小不敢輕易領受；

那我啊，一葉小小的生命之舟，  
將在渺茫的人生的大海裏飄浮！

## 失題

紅顏也要變成蒼老，  
黑髮也要變成銀絲，  
姑娘！勿讓青春去了，  
請來給我擁抱着你。

肥奶也要垂萎，

櫻唇也要殘褪；  
趁着姑娘的青春還在，  
請來給我親一親你的嘴。

## 愛之歌頌

(一)

春風吹跑了冬神女仙，  
花陰下雙雙蜂蝶在翩躚，  
少女的春情蠕動復蠕動，  
的心琴奏出愛之歌頌。

陽春在滋潤着人寰裏的愛苗，

那春雨却無情地零落着桃花；

濃霧裏晨鐘的聲聲歌調，

不住地哀悼薄命的桃花！

鮮豔的桃花是這般地命薄，

我愛的女郎也這般地在天涯漂泊；

昔日我的心瓶裝滿了她苦笑的酸淚，

辛酸的苦酒呀而今一點也不見淡薄。



你這多情的美麗的少女，  
我不願你向我強作苦笑，  
假如你兩眼還有盈盈的酸淚，  
請把我愛你的心碑浸沒了。

現在我在人寰裏奔波，  
你知道嗎我的魂夢全爲了你？  
現在我墜落汹涌的愛河，  
你知道嗎我的心花時時追逐你？

( 11 )

我如失去了我心愛的少女，  
正似太陽失去了牠的光輝；  
一顆破碎的心失落在人間，  
將任人去主宰任人去安慰。

那時我是失靈裏剩餘的人，  
從今再也得不到愛神的溫情；

我失去了人類至聖至神之愛啊，  
我失去了妙齡女郎的芳心！

宇宙受着春神小小的溫情，  
愛的花園裏的蜂蝶忙着追逐；  
我寂寞的心我空虛的心，  
將哀奏着愛的悲曲。

## 「野有死麇」的翻譯

野原裏有一隻死獐，  
牠呀被白茅草細綁；  
那勇敢的武士却把牠當作禮物，  
去賄贈給那懷春的美姑娘。

叢林裏參差着細小的白楊，

野原裏有一隻死獐；  
白茅草細綁着牠呵，  
爲的要送給那個玉般的小姑娘。

「你來時節要步武輕輕，  
不要响動我的門簾，  
免得吠叫的狗兒向你無情！」

## 送友東渡

記取年年桃花紅滿山的春宵，  
也莫忘了低唱別離吟的今朝；  
朋友，我而今且問你：  
我們將在何日再見了？

征帆滿載着悲淒的苦笑，

寂寞的雲煙是這般縹渺；  
長征的壯士長征的壯士啊，  
莫再悵望故鄉頻唱着哀調。

而今你是漂泊在櫻花海島，  
我仍是悵惘地看着黃浦江潮；  
那滾滾的江水不住地長流，  
恰似我兩眼熱淚灑向腹中流。

汽笛漸漸地像嗚咽般號叫，

江水也顯露出無限的愁潮；  
呵，可憐那片片落花飛絮，  
也無端地爲我們飄落繚繞。

記取年年桃花紅滿山的春宵，  
也莫忘了低唱別離吟的今朝；  
朋友，我而今且問你；  
我們將在何日再見了？

一九二九，三，廿一，下午滬。



## 失戀後的心曲

凄冷的月色，

照不住，我的心房；

纏綿的柔情，

縛不住，我的惆悵。

夏夜的情調，

哀悼着，已往的青春；  
我，苦痛的心碑，

猶刻着，伊人的生辰，

南島的歌聲，

唱不盡，色情的淫蕩；

異國的熱情，

溫不暖，游子的胸膛。

辛酸的淚珠，

滴滿了，我冰冷的心囊；

迷人的朱唇，

吻不癒，我已斷的情腸。

已往的歡樂，

葬送了，薔薇似的青春，

醉人的香檳，

迷不住，流浪人的孤魂！

一九二九于支那

## 我跪在落花窗前

我跪在落花窗前淒咽，

我想到已往的美夢幻成悲凄，

我想到往日的歡情似春水；

呵，我有話說嗎這滋味！？

酒綠燈紅反映着女人的笑語溫存，

而我只有冰冷冰冷的淚珠繽紛。

我跪在落花窗前歌吟！

歌聲喚不回失去了的少女的芳心；

落花飛絮正似我熄滅了的愛火，

再也燃不起死去了的熱情。

落花飛絮禁不住東風的無情，

我心房如在白中被擣，緊緊。

我跪在落花窗前默默無語，  
我的靈魂停止了呼吸；  
我的胸懷充塞了一切煩愁，  
有如唧唧的秋夜鳴蛩在哀泣。

花魂葬送了不知幾許的青春，  
紅的唇，也不再安慰孤獨之魂。

一九二九，八，廿三。

## 懺 悔

我默默地跪在聖母像前懺悔，  
我不該在桃色的人間留下了孽罪；  
我曾在愛河裏湧起了層層的波濤，  
沖擊着沖擊着少女的芳魂欲碎！

我會不惜以寶貴的青春，

去安慰聖處女的芳魂；

而今，眼看百花殘紅滿山，

我只有哀傷只有斷腸。

我會架起枯骨燃燒過熱情愛火，

心靈的深處也曾蘊藏過辛酸之淚；

玫瑰殘了，伊人永遠去了！

我的心花也漸漸地憔悴！

過去的甜夢歡情正似殘敗了的城垣，



縱有同味的時候還是付與東風吹散；  
仁慈的聖母啊！而今我只有祈求你——  
願你一顆清冷的淚珠淨化我的心盤！

一九二九，九，九。

1930, 3, 10. 付排

1930, 4, 20. 出版

1—1000

版權所有

咖啡店的侍女

實價四角五分

著者 溫梓川

發行者 世界文藝書社

上海橫浜路三九

廈門中山路口

